



● 关于鼓浪屿的散文



厦门市鼓浪屿区人民政府
政协厦门市鼓浪屿区委员会
鹭/江/出/版/社

编

南国的梦

关于鼓浪屿的散文

〔闽〕新登字 08 号

南国的梦

关于鼓浪屿的散文

厦门市鼓浪屿区人民政府
政协厦门市鼓浪屿区委员会

编

*

鹭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厦门市莲花新村香莲里 15 号)

福建省地质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6 5.333 印张 2 插页 98 千字

1995 年 7 月第 1 版

199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80610-185-3
I·54 定价: 7.50 元

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巴 金	南国的梦	(1)
	月夜	(10)
鲁 彦	中国首富的区域	(14)
赵家欣	鼓浪屿上望家乡	(17)
莫 耶	啊! 鼓浪屿	(20)
柳 溪	海上遨游又登鼓浪屿	(28)
陈伯吹	小哥儿俩	(34)
单 复	啊! 相思树	(43)
郭 风	港仔后日记	(47)
何少川	啊,鼓浪屿.....	(55)
何 为	白鹭和日光岩	(60)
许怀中	海上生明月	(67)
	望夜海	(71)
舒 婷	迷路	(74)
蒋夷牧	鼓浪屿诗情	(83)
刘登翰	玫瑰海	(88)
宋祝平	鼓浪听涛	(95)
延 青	“海上花园”之晨	(99)
	夜滞环岛路.....	(101)

朱谷忠	鹭岛上的白鹭·····	(104)
陈章汉	真山真水的引进·····	(106)
方友德	榕树缘·····	(108)
方航仙	夏夜,当你登上日光岩 ·····	(112)
	歌的联想·····	(113)
陈慧瑛	鼓浪屿漫步·····	(115)
傅子玖	出发·····	(120)
	面孔的记忆·····	(121)
彭一万	美哉,鼓浪屿 ·····	(123)
洪 泓	三石记·····	(127)
柯文溥	皓月园徜徉·····	(131)
游 斌	承德想绿 厦门想雪·····	(136)
张鲁闽	鼓浪情·····	(140)
	碉堡前的花环·····	(143)
范寿春	晃岩旭照·····	(147)
武阳滨	绿韵·····	(150)
陈立荣	秋天的寻觅·····	(154)

—— 写在林巧稚大夫的摇篮地

	枕着那片涛声、琴声·····	(157)
--	----------------	-------

—— 菽庄壬秋阁听琴小记

鲁 萍	鼓浪屿笔记·····	(160)
黄 橙	琴声涛声鼓浪屿·····	(167)
	早安,鼓浪屿 ·····	(169)
徐常波	鼓浪屿雾纱·····	(171)

	忆念.....	(172)
陈志铭	音乐之岛鼓浪屿.....	(174)
丁其明	鼓浪屿.....	(177)
陈金山	苏效明 雕像.....	(179)
林懋义	鼓浪屿的路宽了.....	(181)
	这里春长在.....	(182)
后 记.....		(185)

巴 金、

南国的梦

一个星期来许多报纸上关于鼓浪屿的记载使我想起一些事情。我好久不听见那个名字了，我以为我已经忘记了它。这半年来我忘记了许多事情，我也做过不少的恶梦。在梦里我不断地挣扎，我和一切束缚我的身子的东西战斗。梦魇常常压得我不能够动弹。我觉得窒闷。最近一连三四个月，我就做着闷得人透不过气来的梦……

鼓浪屿这个地名突然冲破梦的网出现了。它搅动了窒闷的空气。……我现在记起那个日光岩下的岛屿，我记起一些那里的景象和住在那里的朋友。我记起我从前常常说到的“南国的梦”。

我第一次去鼓浪屿，是在1930年的秋天。当时和我同去的那朋友今天正负着一种使命在甘、宁、青三省奔驰。在西北的干燥的空气里，听着风沙的声音，他现在大概没有余裕回想到南国的梦景罢。但是去年年底在桂林城外一个古旧的房间里，对着一盏

阴暗的煤油灯，我们还畅谈着八九年前的令人兴奋的经历。我们也谈到厦门酒店三楼的临海的房间。

从前我和那朋友就住在这个房间里。白天我们到外面去。傍晚约了另外两三个朋友来，我们站在露台上。我靠着栏杆，和朋友们谈论改造社会的雄图。这个窄小的房间似乎容不下几个年轻的人和几颗年轻的心。我的头总是向着外面。窗下展开一片黑暗的海水。水上闪动着灯光，飘荡着小船。头上是一天灿烂的明星。天是无边际的，海也是。在这样伟大的背景里我们的心因着这热烈的谈论而变为高扬了。有一次我们抑不住热情的奔放，竟然匆匆地跑下码头，雇了划子到厦门去访朋友。

划子在海上飘动，海是这样地大，天幕简直把我们包围在里面了。坐在小小划子里的我们应该觉得自己是如何地渺小罢。可是我们当时并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一直昂起头看天空，星子是那样地多，它们一明一亮，似乎在眨眼，似乎在对我说话。我仿佛都认识它们，我仿佛了解它们的话语。我把我的心放在星的世界中间。我做着将来的梦。

这是南国的梦的开始。我在鼓浪屿住了三天后便在一个早晨坐划子把行李搬到厦门去，搭汽车往前面走了。

美丽的、曲折的马路，精致的、各种颜色的房屋。庭院里开着的各种颜色的花，永远是茂盛和新鲜的

榕树，……还有许多别的东西，鼓浪屿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新奇。我喜欢这南方的使人容易变为年轻的空气。

在一个古城里我们住下来。我在改修过的武庙里住了一个月光景。我认识了不少的朋友和不少的事情。在那里一间古老的小楼中，我发烧到一百零二度以上，但是我始终没有倒下去。我反而快乐地帮助朋友们处理一个学校的事情。在这学校里我第一次会见那个后来被我们称为“耶稣”的友人。他比我后到。他喜欢和年轻的学生在一起，他常常和他们谈话四五个钟头不间断。他诚恳地对他们谈着世界大势和做人的态度。他在这个学校教书，同时还在另一个校址在文庙的中学兼课。在那时我便看出这友人的献身的精神。我和他分别时，我记得他穿着蓝色西装上衣和白色翻领衬衫。服装是相当整齐的，他可以被称为漂亮的青年。

两年以后的春天里我搬出我留在闸北的一点余物，寄放在一个亲戚家中，便和一个颇长的友人再作南国的旅行。

我又来到鼓浪屿了。两年的分别使我看不出它有什么改变。我和颇长朋友在那没有汽车、电车或黄包车的马路上散步，沿着蜿蜒的路走上山去。我们还在有马来人守门的花园里坐在石凳上毫无顾忌地谈着种种事情。但是傍晚我们却不得不冒雨回到厦门

的住处去。第二天一早我们又往那古城走了。

到了古城，在这天的黄昏我便到这个文庙的中学去看“耶稣”。是的，在这时候他已经得着“耶稣”的绰号了。不过他自己并不知道，只是几个朋友私自地这样称呼着。我在学校的办公室里遇见几个朋友，我正和他们谈话，忽然一个人在后面拍我的肩膀。我回过头看，我迟疑了一下，我记不起这黑瘦的面貌。但是那双奕奕有神的眼睛不能是别人的。一定是他。我便伸出手去。我看他的微驼的背，我看他一身肮脏的灰布学生服，我看他那一头蓬乱的头发。我看他的陷入的两颊。

“你看我做什么？你不认识我吗？”他坦然笑问道。

我也只得微笑。我不能对他说他瘦得多了，老得多了，他的健康坏了。我不能够。我只说想不到两年的功夫他竟然作了这学校的实际主持者。（他不是校长。）

晚上我睡在他的房间里，他们为我安置了帆布床。煤油灯被吹熄后，一屋子都是蚊虫声。他却睡得很好。我不能睡。我睁开眼睛，望着阴暗的空间，我想到今天听见人谈起的这朋友的痔疮和虱子的事。两年前他的穿着翻领衬衫的姿态在夜的寂静中出现了。这两年间一个人的大量牺牲和工作成绩折磨着我。我拿我自己的生活和他的相比。我终于不能忍

受这寂寞。我要出去走走。我一翻身站起来，无意间一脚踏灭了蚊香，使地上发出声音，把睡在对面帆布床上的他惊醒了。

“你做什么？还没有睡？”他含糊地问道。

“我闷得很。”我烦躁地回答。

“你太空闲了。”他梦呓似地说了这一句，过后就没有声音了。我再说话也听不见他的回答。

的确比起他来我是太空闲了，也许太舒服了罢。但是难道他就比我有更多的责任？这是苦恼着我的问题。

我在这房里和他同住了一个多星期，看惯了他怎样排遣日子。于是在一个危机突然袭来的时期，我看见他对大群年轻的学生发表了激昂的演说以后，第二天早晨我终于被他送到另一个地方去了。我临走时他依恋地对我说，希望我将来还能够再去。他又说：“倘使这学校还能够存在的话。你下次给我们带点书来罢。”

在汽车中我抑下我的焦虑和悲痛，和那个陪伴我的朋友谈起“耶稣”，那朋友耽心着他的健康，说起他每次大便后总要躺一两个钟点才能够做事的话。我把那朋友的每一个字都记在心里，我说我要和一些朋友想一个妥当的办法。

我的办法并没有用处。但是我不曾忘记朋友的嘱咐，为那学校的图书馆捐了两箱书去。学校虽然

还处在风雨飘摇的境地，可是它已经克服了那危机而继续存在了。第二年我去访问那学校。这次是和另一个朋友同去的。这朋友如今也在甘、宁、青之间为着一个民族的解放奔走。去年在粤汉路银盏坳小站的废墟中，我们在残毁的月台上候车的时候，我还和那个朋友谈起那一次的旅行。我们重复说着一九三三年我们两人在鼓浪屿厦门酒店中（还是那同样的房间）谈过的话。我们谈论着我们的那个“耶稣”。这是八月的夜晚，工人们忙碌地在被炸毁的车站房屋的旁边建造一间简单的茅屋，他们有的还爬在屋梁上用葵叶在铺盖屋顶。我曾经指着这茅舍对朋友说：“这就是我们的‘耶稣’的工作，他会把碎片用金线系在一起，他会在废墟上重建起九重宝塔来的。”

他的确能够在废墟上重建宝塔的。我们第三次在学校里看见“耶稣”，他显得更瘦，更弱了。他过着更勤苦的生活。他穿着更破烂的衣服。他化去不少的时间和学生们谈话。他热心地对几班学生讲授数学的功课，这一次我们谈了不少的话，商量了不少的事情。但是每一次我提到他的病，说起他应该休养的话，他总是打岔地说：“我们不会活到多久，我们应该趁这时候多做一点事情，免得会太迟了。”

我看见他用过度的工作摧残自己的身体，我看见他用自己的生命来换一点工作成绩。我不能够责备他。我倒应该责备自己。我们的确太需要工作成

绩了。我自己不能代替他工作，别的空话便都没有用。在这学校里充满着殉道者的典型，但是他比别人表现得最完全。在他们的面前我显得太渺小了。在他们中间我做了几天的美丽的南国的梦。

所以离开他们，回到那个日光岩下的旅舍里我就流着眼泪给他们写那封感激的信，说起我愿意做他们的脚垫的话。

一个多月以后我游历了广东乡村回来，路过鼓浪屿，曾经打电报到古城去。我们的船停在海中，在开船前的六七小时，两个朋友从古城赶到了。他们到船上来看我。我们三个人坐划子到那个美丽的岛屿去。这一次我们攀登了日光岩。在那最高的峰顶上眺望着美丽的海。我们剥着花生，剥着荔枝，慢慢地吃着，慢慢地把荔枝皮和花生壳抛到下面海滩上去。我们听着风声，听着海水击岸的低微的声音。我们畅谈着南国的梦。我们整整谈了两个钟头，我们愉快地笑着。我的眼前尽是明亮的阳光和明亮的绿树。在这个花与树，海水与阳光的土地上我们做了两小时的南国的梦。但是吃过中饭我应该回轮船去了。

这两个朋友把我送到船上，分别的时候，我把剩余的旅费全拿出来托他们转交给“耶稣”，要他用它治病。这只是一个关心他的友人的一点敬爱的表示。我们大家都希望着这个伟大的心灵康健。

船到下午五点多钟才离开厦门。当它转身的时

候我还留恋地投掷了一瞥最后的眼光在那形状奇特的岩石上，还有岩石中间的小桥，先前我们明明走过的，现在它显得这么高，这么小。但是船再一转动，鼓浪屿便即刻消失了。我的眼前只有花和树，海水和阳光。

在上海我得到“耶稣”的信，知道他不会医病，却用了那款子帮助一个贫苦的学生读书。第二年在北平的朋友告诉我“耶稣”带领了二十多个学生到上海，预备作徒步旅行。又过一年在东京我知道“耶稣”又带着十几个学生第二次到北方徒步旅行。这个患着痔疮的人简直在戕害他自己了。

我从东京回来，不久他也从北方旅行归来了，这一次他坦白地说出他的身体有点支持不住的话这是第一次。话进了我的耳里，倒使我的心发痛了。我以为我们有理由说服他留在上海医病。但是他依旧坚决地跟这一班学生走了。临行时他还留恋地说他愿意和我们在一起工作的话。

以后我们寄钱给他，要他治病，他却把钱化去印书办学校。我们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后来几次打电报把他唤到上海来，我们给他找好医院，要他留下。他已经有意应允朋友们的要求了。然而那边的学校忽然发生了问题，他便又匆忙地回去。在上海的短期居留中我们看见那疾病折磨他的情形，我们真愿意分担他的苦痛。我有时也忍不住要抱怨他的固

执。但是我们太幸福了，也许我们太渺小了，我们不能够了解一个伟大的心灵。不过我们爱他，我们关心他。

1937年夏天他离开了古城，到广州去，他也许是抱着医病的目的去那里的。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好消息。但是阻碍又来了。“八·一三”民族解放的战争发生，点燃了他的沸腾的血。他怀着不能抑制的热情又回到那古城去。我知道在那里有着更忙碌的工作等待他。我相信他会把他的工作范围扩大。在那里还有不少富于献身精神的青年朋友给他帮忙。

这一次我不能再拿疾病来劝阻他了。这是他的责任，因为他比别人有着更多的机会和能力。当我们这民族的生存和自由受着侵害的时候，保卫它们便是我们的第一件工作。他就是这样地主张的。而且现在轮到来实现他的这主张了。以他那样的毅力和能力在这情形里他一定可以做出比过去更大的工作成绩来。

我去年10月从广州出来以后，走了不少的地方，始终没有直接得着“耶稣”的信息，不过我从别处知道他忙碌地在那古城里工作。他准备着有一天用有组织的民众的力量来歼灭侵略者的铁骑。

现在鼓浪屿骚动起来了。铁骑踏进了花与树。海水与阳光的土地，那个培养着我的南国的梦的地方在蹂躏下发出了呻吟。在那里原来有着我的一些朋

友。但是他们现在恐怕都到了古城和“耶稣”在一起工作罢。这是用不着我耽心的。

然而使我激动的是行动的时刻到了。鼓浪屿的骚动一定会引起更大的事变。铁骑深入闽南的事情是可以想到的。它们也许不知道,但是我更明白,倘使它们果真深入那肥腴的闽南的土地的话,它们在那里得到的不会是胜利,而是死亡。那时我们的南国的梦中最“奇丽”的一景便会实现了

我怀念着南国的梦中的友人,我为他们祝福。

1939 年春在上海

(选自巴金《黑土》文化生活出版社,1939 年 10 月版。)

月 夜

因为有月亮,天空又很清朗,虽然 12 月的晚风吹到人身上也很有冷意了,我吃过晚饭依旧很高兴地穿着高鞋子一个人在屋前小小的园地里散步。

山下面的人家都燃着灯,但大半被树木遮住了,只有星点似的光亮送进我的眼里来。一层薄雾把那黑暗的窄巷。踏着长春树的绿影子,捧着大把龙眼剥着吃,走过一些小的村镇。或者在海滨的旅馆里听着隔房南国女郎弹奏的南方的音乐,推开窗户就听见从海边码头上送来的年轻男女的笑声。

这些也许会引起年轻诗人的灵感罢。可是我们当时却是怀着透不过气来似的紧张的心情；或者说起来就想流泪似的感动。山水的美丽在我们的眼前都变得渺小了。我们的眼睛所看见的只是那在新的巨灵前战栗着的旧社会的垂死的状态。

时间是赳赳地驰过去了。我们的努力也完全跟着时间逝去了。一堆废墟留在我们后面，使得好些人叹息。我们不能不承认是失败了。也许还有人会为了这而灰心罢。我不知道。我自己在一阵绝望之际也曾发出过痛苦的叫号。

但是要将碎片集在一起用金线系起来；要在这废墟上重建起九重的宝塔，怀着这样大的志愿的人是有的。我们的“耶稣”就是一个；还有我们的“马拉铁斯达”。这两人将永为我一生最敬爱的朋友罢。最近在上海和这昂利柯的会面是给了我最大的感动的。他的质朴勇敢和坚决在我的胸膛里点起了长明灯。我感激他。我祝福他。

如今在这安静的月夜，望着眼前这陌生的，但又美丽的景物，望着天际的和日光岩下的海面类似的海，望着那七颗随时随地都看见的猎户星。虽然因此盖着它们，不，不仅是罩着这些灯火，并且还罩着这山下面的静静的村市。

清明的天空中除了那一片半圆月外还稀疏地点缀着一些星子。在这屋子的正对面，辉耀地闪烁着猎